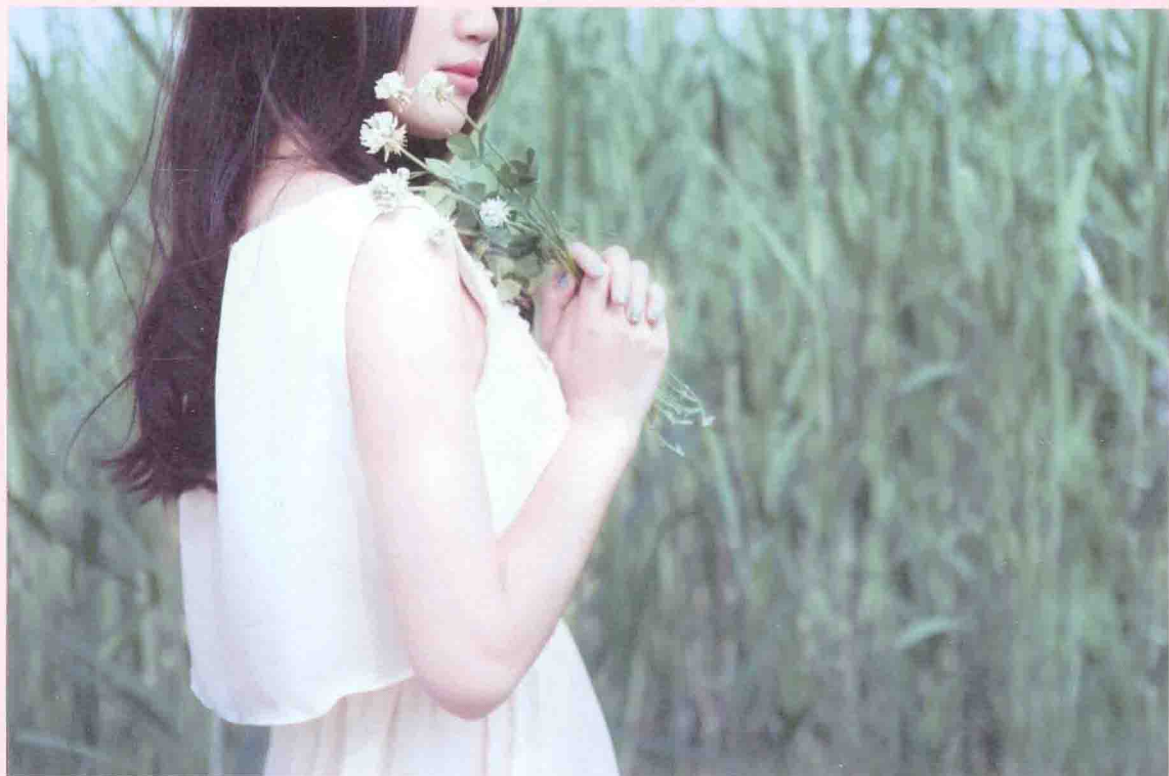




纳兰雪央 著

相爱恨晚

①

XIANG
AI
HEN
WAN



一个意外的邂逅让本是商场对头的两人，不得不走进婚姻。
盛世婚礼，他却在那天飞往巴黎寻求心爱的女子原谅，丢下她只身一人在婚礼上，受尽难堪。

言情小天后纳兰雪央，
打造不容错过的年度纯情暖文！
全新番外，重装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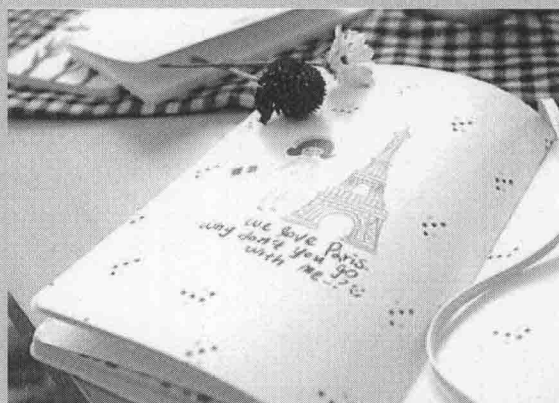
当难以预测的命运暴风将两人牢牢席卷，爱还能为此找到出路吗？拨云见雾，这场以“错误”开始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相爱恨晚

纳兰雪央 著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相爱恨晚
XIANG AI HEN WAN
下

目录

Chapter 16: 伤害，无休止的伤害	/1
Chapter 17: 顾泽恺，我不要你了	/36
Chapter 18: 情能见血，爱能封喉	/61
Chapter 19: 情深只换来惆怅	/85
Chapter 20: 苏暖，是你自掘坟墓	/113
Chapter 21: 真相，触目惊心	/170
Chapter 22: 情深一场	/225
Chapter 23: 以你盛夏，换我余生	/253
番外：恺夏夫妇的私生活	/294



Chapter 16: 伤害，无休止的伤害

苏暖眼眶中的泪水瞬间被逼了出来，瞪大眼睛看着就站在自己面前的顾泽恺，她连连倒退了好几步，苏皓轩见妈妈这样，愤怒地瞪视着站在不远处的林盛夏。不可否认，林盛夏因这个五岁男孩的眼神心里刺痛了下，苏暖到底是如何教育的他，让原本应该眸光纯真的孩子眼底布满了仇恨？

“有什么话，你们两个人单独说好了，我带着苏皓轩出去，半个小时后回来。”林盛夏淡淡地开口，不论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林盛夏都不忍心这个孩子听到真相。

“林盛夏，我和泽恺是真心相爱的，为什么你不能成全我们两个人！”苏暖在林盛夏将孩子领出门之前声嘶力竭地喊出这句话，惨白的脸上不知何时已经挂满了泪水。

林盛夏脚步一顿，顾泽恺下意识地向前一步扯住了她的手臂，接到电话着急回来的他，手心温度像火一样灼烫着她的皮肤。“相信我，这个孩子不是我的。”顾泽恺的声音沙哑中带着蛊惑，跟林盛夏的异常冷静相比，他反倒是有些急躁。林盛夏的动作停顿了片刻，略显冰凉的手指搭在顾泽恺粗粝的骨节之上，眼眸里似有波动，可片刻后又消逝得干



净。“我知道了。”林盛夏的眉眼之间一片平静，似乎真的就只是知道了而已，纤细瘦削的身体有种说不出的冷漠疏离感，她伸手想要牵住苏皓轩的小手，可对方却毫不客气地推开她。林盛夏倒是也不介意，换好鞋后打开门走了出去。

偌大的房间瞬间安静下来，徒留苏暖啜泣的声音传进顾泽恺耳中。“孩子是你的，是那一夜……”苏暖的唇颤抖着，漂亮的脸上纵横着晶莹泪水，面色越发苍白起来，她踉跄地站起身从顾泽恺的身后搂住他，将脸紧紧贴在那硬实的背脊上！

“暖，那一晚，你不可能有我的孩子！”顾泽恺任由她这样搂抱着自己，立体刀刻般的五官绷得紧紧的，此时此刻的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幽暗深邃的眸子越发冷冽了起来。苏暖纤细的手臂颤抖得厉害，像是不能够接受顾泽恺这般的斩钉截铁，她愤怒地松开手，疾步走到他的面前。“不！你说得不对！轩轩就是你的儿子！”苏暖执拗地开口，而她的执拗却与林盛夏大大不同，缺少了该有的理智。

“那天晚上你晕倒了，我那时不忍你难受所以根本就没有做完，那个孩子又怎么可能会是我的？”顾泽恺的眼瞳落在苏暖脸上，残忍地将真相揭开。

“不可能！你骗我的对不对？你是在骗我！泽恺，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五年前我们曾经那么的亲密，是林盛夏硬要插入到我们中间来破坏我们，难道你真的都忘记了吗？”苏暖默默流着眼泪，她不能接受顾泽恺的说辞，直觉认为顾泽恺是想要推卸责任。

“可你不应该利用孩子的事情伤害她！”顾泽恺的语调阴沉，那是从来不曾对苏暖有过的情绪！

“我伤害她？你说我伤害林盛夏？”苏暖心头一阵委屈，五年前明明他们两个人互相爱着彼此，是林盛夏从中作梗，否则现在被叫做顾太太的人就是自己！“你说过会呵护我一辈子，陪伴我一辈子，把我捧到手心一辈子的！顾泽恺，你明明那么说过的！”苏暖咬着唇，脸上的泪水滚滚滑落了下来，想起曾经的甜言蜜语，想起曾经的海誓山盟，不过才短短五年的时间，竟然已是物是人非！“现在孩子生下来了，你不认他，你好狠的心！就算是林盛夏给你生了女儿，可我给你生的是儿子！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顾泽恺像是第一次认识眼前的这个女人般，阴鸷眼神里透着复杂情绪，曾经那个善解人意的苏暖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暖，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大可以领着孩子去医院检测一下DNA，我可以百分百地确定，这个孩子不是我的！”顾泽恺终究还是叹了一口气，大掌轻抚着苏暖的头顶，他的心里对她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愧疚，更有甚者，当他知道她有一个儿子时，并且如此肯定那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他的心竟也没有那么难受。如果换作是五年前，恐怕他早已经要掀翻整个T市的天了，可五年后的自己因有了顾太太有了糖糖，竟然连脾性都温和了许多。

顾泽恺的那句话就像是压垮苏暖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啜泣着抬起头来看着他，用着

不可置信的眼神：“不，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的！林盛夏害我，是林盛夏害我的！她找人强暴我！泽恺，都是她找人强暴我，才有了这个孩子的！”苏暖尖厉的声音惊叫着，响彻整个房间，令顾泽恺的眉宇瞬间冷冽了下来。

顾太太找人强暴了苏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半个小时后，林盛夏将苏皓轩带了回来，意外地与刚刚从别墅内走出来的苏暖相遇，她满脸泪痕，在见到雕花围栏外的林盛夏时一脸激动，气冲冲地走到林盛夏的面前一把抢过苏皓轩的小手。林盛夏听到啪的一声，苏暖一巴掌已经狠狠地打在了苏皓轩脸上，整个过程就只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苏皓轩吓得站在原地瑟瑟发抖，原本就苍白的脸色此时甚至有些泛青起来，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耳鸣得厉害。“你干什么！”林盛夏柔软的手猛地截住苏暖的手腕，连五岁的孩子都打，她还是人吗！更何况苏皓轩吓得连哭都不会了，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透出害怕。

“你满意了是不是！你让人强暴我让我生下野种，你满意了是不是！”苏暖丝毫不顾及苏皓轩还在这里，声嘶力竭地吼着，幸亏此时别墅区里没有多少人，否则还说不定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苏暖，你自己做的龌龊事，不要扯上我，当年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她林盛夏从来不屑于解释什么，更何况是对苏暖！

“龌龊？你说我龌龊？林盛夏，你不让我活，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咱们两个人走着瞧好了！”苏暖扔下这句话后，阴惨惨地笑着，配着那张楚楚动人的脸庞，说不出的诡异。“我爱泽恺爱得连心都痛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就算是不择手段，我也要泽恺抢回来！”苏暖临走之前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如此。

林盛夏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着苏暖硬扯着那个孩子离去的背影，心里面蓦地浮现出奇异的念头：或许苏暖自己也知道那个孩子不是顾泽恺的，所以才舍得下手如此这般地对待，是吗？

刚进了门，林盛夏便闻到了一股很浓重的烟草味道，顾泽恺如刀刻般的五官湮没在缭绕的白色雾气里，听到门口传来的声响，抬起头看了林盛夏一眼。黑沉沉的，带着不知名的压抑。林盛夏脸上没有表情，也站在原地与之对视，她看得出顾泽恺此时在烦恼些什么，抑或是临出门的时候苏暖与他说了些什么的关系，那种意味不明的眼光，令她蹙起了眉心。

“苏暖说，五年前你找人强暴了她，为的就是要逼她离开我！”顾泽恺森冷的语调骤然划破寂静的空间，修长手指间夹着的烟快要烧到皮肤了，灼热灼热的，压抑得人心底难受。



“顾泽恺，苏暖说什么你都信吗？那如果我说我没有，你信么？”林盛夏的语气很淡，淡得甚至不着痕迹，她等待着他给自己的答案！

顾泽恺沉默着，将烟头狠狠地摁进烟灰缸内，他的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停顿。林盛夏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等待着他的回答，只不过这一切却与之前的每一次有所不同，如果说之前她都是带着期待的，那么这次她不过是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想法。反正这个男人已经伤过她无数次了，就算是再柔软的心也早已起了茧，更何况她的心本来就是这样的无坚不摧。

顾泽恺冰冷地扬起唇角，还来不及换下的皮鞋锃亮得甚至可以映出人影，踏在冰冷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沉重声音，落在林盛夏的耳畔，也同样落在她的心里。“我信你。”低沉暗哑的三个字从他薄削唇瓣中说出的瞬间原本微微颌首的林盛夏倏然抬起头看着顾泽恺的脸。

他刚才说了什么？他说他信她？林盛夏只觉得自己眼眶有些热，多少次的期盼失望落空，甚至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相信有朝一日他可以明白自己，可是顾泽恺竟然说他相信她？

“为什么？”此时的林盛夏没有了往日里的强势，就连声音里都带着迷茫的情绪，她不懂，每次只要事情与苏暖二字扯上关系，他从来都是无条件站在那个女人身边，甚至没有半分宽容的模样。

“什么为什么？”顾泽恺却只是用手指拨弄着她颊边的发丝，眼底幽暗却叫人看不懂他。

“为什么相信我？你从来都是不相信我的！”林盛夏声音颤抖，就连情绪也不再是之前的平静无波。

顾泽恺有瞬间没说话，他鹰隼般的瞳眸就这样落在林盛夏娇美的脸上，似在细细打量着她。

“我认识的顾太太，可不像是会哭鼻子的女人！”顾泽恺略显粗粝的手指落在她鼻尖柔嫩的肌肤上面，低沉嗓音听来说说不出的悦耳，看着林盛夏泛红的眼眶，眉心下意识地蹙起，透着莫名的心疼感觉。

“我认识的顾先生，也不是一个会相信我的男人！”林盛夏说着，眼泪终究还是滴落在了顾泽恺的手指上。她从来都是坚强的，就算是以前受了那么大的委屈都还能够维持最后一丝的自控，可顾泽恺不过就说了一句“我信你”，那泛滥的眼泪却控制不住地流淌下来，甚至擦也擦不干净。

“或许以前我真的不相信你，你那么逼迫我跟你结婚，让我觉得很失控，好像一切

都不能够掌握在手中！可是我们结婚也有五年了，我跟你朝夕相处，你是什么样的人，虽然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明白的。”顾泽恺像是生平头一次这么剖析着自己，剖析着自己对林盛夏的感觉。

五年前那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婚姻他不是不曾恨过，恨得极了甚至连想让林盛夏消失的心思都有。可心里有道声音却不停地跟自己说，林盛夏是不同的，她是不同的！至于哪里不同，他却迟迟没办法弄清楚！

“我真的没有做过，苏暖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林盛夏就那样看着他，生平头一次给出肯定的答案，她从来都不希望这个男人误会自己，可她的性子又是那么惹人讨厌，被他一句话伤过之后便再也停滞不前。无论在商场上多么威风，可林盛夏的骨子里不过就是那个小女人罢了。也想要被人疼爱被人呵护被人捧到手心上，而那个对象，自然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丈夫。

“我相信你，只是苏暖说的也不像是假的，这五年来她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能在物质上补偿的，我是不会吝啬的。”顾泽恺这话说得富有深意，沉浸在自己小情绪里的林盛夏却并没有注意到，她只是安静地看着他的脸，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像是止也止不住的水龙头。

顾泽恺有些无奈了，他还从来不知道林盛夏竟然这么能哭，温热的掌心捧着那张小脸的两侧，深深看着她。

“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并不完美，可我算起来也是你的丈夫，以后你心里有了委屈不要一个人藏着掖着的，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够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顾泽恺这话说得很低沉，就像是这次私生子的事，她脾气来得莫名其妙，说分房就分房！他又不是这个女人肚子里的蛔虫，哪能事事都知道！

林盛夏的小脸在他粗粝的掌心里蹭了蹭，虽没有说话，可脸上的表情终究是柔和了下来。“我习惯了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来承受，以后，我愿意为你学习。”她声音轻柔着，嘴角含着浅笑。

顾泽恺的心有些波动了起来，薄唇猝不及防地覆盖了下去，浅浅地厮磨着她的唇瓣，就像是要将她整个人揉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似的。

林盛夏愣了下，突然觉得……自己的幸福是不是真的快要来了？

苏暖敲了敲门，推开了紧阖着的门板，脸上的表情小心翼翼。

肆意的冷气在偌大阴暗的房间内游走着，就算是在大白天也依旧阴森森的，厚实窗帘拉得很密实，不透一点缝隙，而将高大身形藏进皮椅内的元牧阳背对着苏暖面朝着不透风的窗帘端坐着，听到门口传来的声音，皮椅缓缓地转动过来，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在这样



的氛围之下犹如是结了霜，令人不寒而栗。苏暖的眼神忍不住地四下打量着房间内的摆设，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到元牧阳的书房，但是次次来都是冰寒彻骨，所以能够避免和他正面接触便避免着。

“带着孩子去林盛夏面前自取其辱，我还以为你有多么聪明能干，原来也不过就是如此。”元牧阳薄薄的唇瓣微张，一张脸像是结了霜似的，令人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没关系，机会总是有的，只看你配合不配合！”元牧阳修长的手指转动着手中的签字笔，脸上的表情透着一股妖娆的姿态。此时的元牧阳，不是在林盛夏面前的那个低调男人，全身上下的线条都令人感觉害怕。

“什么？什么机会？”苏暖不喜欢元牧阳身上的阴森感，相较于这个男人，她还是觉得顾泽恺更有人情味一些！

元牧阳淡笑不语，有些诡异的情绪在突然寂静下来的氛围里蔓延开来：“这个人最近在你们医院里就诊，过不了几天就会住进高级病房，肺癌已经是晚期了，你要做的就是吊着他一口气，我要他什么时候死，他绝对不能活过第二天！听明白了吗？”元牧阳将手旁放着的红皮文件扔到苏暖面前，似没有听到她刚才的话。

苏暖不敢有任何异议，她心里清楚现在元家上上下下的事情都交给了元牧阳去处理，如果自己听话的话还有条活路。只是当她打开文件夹时，里面生平介绍一栏里所描写的内容让她大吃一惊，就连眼睛都不由自主睁大看着元牧阳。

这个人不是……岂料元牧阳却将修长的食指抵在薄薄的唇瓣上，示意她噤声，嘴角冷锐的笑看起来是那么的冰寒。房间里的温度，似乎陡然又降低了几分。

林盛夏刚踏入办公室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小可端着黑咖啡走了进来，浓郁醇香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往常桌子上不是有好多的文件吗，怎么今天一份都没有？”林盛夏面对着空荡荡的桌子，着实有些不习惯。

“林总，你不知道今天顾总的秘书特别过来将堆在你这里的文件全都取走了，大家现在都说顾总是彻底被你收服，都不忍心让你操劳！”小可这几年与林盛夏的关系很近，也不像是平常的秘书总是对她战战兢兢的，所以对话自然放松了不少。

“胡说八道。”虽然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多少是有些甜蜜的。“对了，今天早上顾氏的人送来了这个！”小可像是想起了什么，从一摞请帖当中抽出了粉红色的一封，推到了林盛夏的面前。林盛夏打开请帖，面色微沉。虽然知道两家都有拉拢关系的意思，但是唐淮南与姜橘生的婚期定下来得如此之快，还是出乎她的意料。

二十天之后，便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她习惯性地用纤细的手指敲击起了桌面，脸上的表情沉静了下来。

“林总，你脸色不太好看。”小可觉得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但是顾总说要是顾氏的事情全都交给林总来安排。

“没什么。小可，我记得你和你男朋友似乎好事也近了吧？”林盛夏收敛起一脸的严肃，浅笑着开口。

小可见到她的笑一时之间有些呆了，跟在林盛夏身旁这么长的时间，她是真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她每一年的改变，尤其是有了糖糖之后，就连锐利的棱角都被磨平不少。

“我在市中心的黄金住宅地段给你购置了一套房产，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林盛夏将早就准备好的手续拿了出来放在小可的面前。对自己不好的人，她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而对她好的人……她也会加倍还之于人。

小可却是说什么都不收，准备结婚的时候她自然也看过现在房子的市价，以现在市中心黄金住宅地段的房价，就算是她攒一辈子的钱也是买不起的，这份礼物实在是太过于厚重了，更何况，她男朋友也是绝对不会同意自己收下的。

“那我先帮你收着，等着真的结婚了，不要也得收下！”林盛夏也不是啰嗦的人，她既然说了是买来送给小可的，那便不会再收回来，顶多现在是暂为保管一下。与小可一同出了办公室的门，她想要去顾泽恺那边看看，毕竟每天要处理的文件那么多，自己能够分担些便分担些。

与顾泽恺办公室门口的秘书打了个招呼，林盛夏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偌大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很明显顾泽恺并不在。缓步走到顾泽恺办公桌旁，纤细的手指沿着桌沿轻柔地抚摸着，冰凉触感滑入到她的手心内。林盛夏觉得有些失望，坐在他宽大的皮椅内，想象着顾泽恺平日里霸气地将身形藏在这里面的样子。嘴角浅浅地勾了勾，一抬头却看到盛满了烟头的水晶烟灰缸放在那。大厦内的保洁每天都会来清理一遍的，所以说这些烟头都是顾泽恺今天上午新抽的，他的烟瘾是不是又大了？还是……

他有什么心事吗？

林盛夏正想着，耳边传来一阵手机铃声，很悦耳动听的和弦音，与顾泽恺冷硬的风格完全不同，她顺着声音来的方向打开办公桌的抽屉，瞬间，铃声更清晰地传进了林盛夏的耳中。

“怎么出去连手机都忘记了！”林盛夏轻笑着将放在文件上的手机拿在了手里，莹亮屏幕上的来电显示赫然地只有一个字跳动着——暖！

林盛夏的动作稍有停滞了下来，她就这样安静地看着手机屏幕，任由那音乐铃声不停地响着，片刻，铃声终于消停了，林盛夏纤细的手指滑动着屏幕想要解锁，上面的密码键盘显示出来，示意林盛夏输入密码。



她的心头有着微微的颤抖，下意识地用顾泽恺生日的数字输入。

密码是错误的！

紧接着，她又用着纤细的手指轻点着屏幕，输入自己的生日。

密码也是错误的！

林盛夏的心头微沉，面色上却没有任意的变化，书桌上的日历台用红笔将今天的日期特意地标注出来，很明显对于顾泽恺来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到底会是什么日子呢？

“顾泽恺，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林盛夏唇角抿了抿，轻声地说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将糖糖的生日用数字的形式输入在密码键盘上，几乎是屏住呼吸等待着。耳边只听到咔嚓一声，键盘解锁了！

林盛夏只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解锁了似的，原本沉甸甸的重量瞬间变得轻松了起来，好在，顾泽恺还没有让她失望，键盘锁的密码是糖糖的生日，这证明至少在他的心里，家庭还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这样想着，林盛夏原本绷紧着的肩膀也稍稍地松懈了下来。

可不多时，手机屏幕再度亮了起来，熟悉的铃声传进林盛夏耳中，鬼使神差的……她摁下了绿色的通话键。

“泽恺，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一定不会忘记的对不对？我会在老地方等到你来为止的！”苏暖柔弱的声音透过话筒传进了林盛夏的耳中，几乎瞬间令她的脸色沉了下来，刚想要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嘟嘟的忙音声，也成功地将林盛夏到了嘴边的话给截住。美眸里的情绪渐渐消退，眼神也随之缓缓落在桌面上用红笔标注过的台式日历，原来这个被特别标注出来的日期，竟是苏暖的生日！

林盛夏的手猛然间伏在冰凉桌面上，站起身来，只觉得胸口有一股无名怒火冒出来，脸色沉得可怕，可林盛夏却不是一般的女人，在没有实际证据之前，她所有的猜想不过都是自己的臆断，她不是无知少女，就算是顾泽恺还记得苏暖的生日又如何呢？哪个男人在心里头没有为旧情人保留个位置？林盛夏告诉自己要努力地保持着冷静，不能够失去以往判断，只见她熟悉地将来电记录给删除，不动声色地将手机重新放回到抽屉内。顾泽恺的手机在这里，人一定也没有离开多久，恐怕过不久他就会进来。像是印证了林盛夏的看法，不到三分钟顾泽恺从外面推门走了进来，在见到坐在皮椅上的林盛夏时幽黑的瞳孔划过诧异。

“你怎么来我办公室了？”顾泽恺眼神暗沉，在见到林盛夏的瞬间微微柔软了些，大掌捞起挂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高大的身形站在林盛夏一旁，从抽屉里取出手机。

“我来拿文件，小可告诉我你的秘书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桌子上的文件都给搬走

了！”林盛夏浅笑着，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任何的异常，甚至像是并不知道台式日历上的红色圈圈划出来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日子，甚至像是刚才自己并没有看到那个来电显示。

“我已经都签好了，都在这里，下次让你的秘书来搬就好！我有些事情先出去一下，等到下班你去接糖糖还是我去接？”

顾泽恺将西装外套套在身上，帅气的穿衣动作带来一阵风，撩起林盛夏耳边的发丝。

“我去接就行，你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林盛夏这样说着，手指自动地开始收拾桌面上批阅好的文件，心里头却是沉甸甸的。“顾泽恺！”顾泽恺临出办公室的门时，林盛夏突然叫住他。顾泽恺转过身来，英俊的眉头略微地蹙起，像是在询问她有什么事。

“晚上早点回来！”最终，林盛夏只说了这么一句！

林盛夏这一天都过得浑浑噩噩的，开车去接糖糖的时候却见她与苏皓轩正吵闹着什么。那个五岁的小男孩脸色比之前看起来稍微的红润了不少，跟之前的眼神阴霾相比，现如今却多了一分只属于五岁小孩的天真。

“妈妈，今天有个人来找我，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糖糖见林盛夏的注意力好半天没有放到自己身上有些不高兴了，她将身后的小包包打开，满满一兜子的糖，各式各样包装的糖果纸在橘色的夕阳下闪闪发光。

“妈妈不是说过不准收陌生人给的东西吗！”林盛夏半蹲下身子，肉色的玻璃丝袜将她纤细的腿反射出感人的光晕，浑圆的臀部被职业裙给包裹着，看起来俏美极了。

“外公说他不是陌生人！”糖糖疑惑地偏侧过头去，外公不是妈妈的爸爸么？妈妈的爸爸又怎么能算是陌生人呢？林盛夏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了下，糖糖说外公？难道说是这五年来都没有联系过她的林毅雄？

“下不为例！听到了没有？”得到了妈妈肯定的答案，糖糖欢呼雀跃地将满书包的糖都装好，临放学之前她还特意地想要分给苏皓轩一半，只可惜人家根本就不领情！

林盛夏安静地将糖糖校服的扣子依次扣好，没有说话，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却欢悦地响起，糖糖快速从林盛夏口袋里捞出手机，看了一眼之后短短的手指滑动屏幕将电话接了起来放到林盛夏的耳旁。

“盛夏，带着糖糖先别回家了，我和以宁就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店里等着你，一定要过来！有很重要的事情！”慕惜之略显虚弱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林盛夏一愣，还来不及多说什么电话那头便挂了。几秒钟之后，慕惜之的短信发了过来，详细地描述了咖啡店的地址。

“惜之姨姨是不是要请我们吃饭啊？”糖糖人小鬼大地开口，虽然妈妈做的菜真的



很好吃，但是偶尔也要吃吃外面的新鲜食物嘛！

“就你机灵！”轻轻地刮了下糖糖的鼻子，林盛夏终于还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她的开心果儿总是可以在自己心烦的时候帮她排忧解难。

林盛夏领着糖糖来到咖啡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半个小时。想必他们挑选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家店离医院是最近的，依着惜之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够勉强支撑到这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林盛夏不明白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在外面说，只是和糖糖手拉着手走进咖啡店看到他们两个人时，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睁大了，只见隔间昏暗的氛围当中，不大的奶油蛋糕上插着蜡烛，慕惜之与叶以宁见她两人走来，赶忙将蜡烛点上。“盛夏，生日快乐。”慕惜之略显苍白的小脸在蜡烛的荧光之下显得楚楚动人，这间咖啡店本来是不让带外食进来的，她和以宁苦苦哀求值班经理才仅许此一次。

林盛夏握着糖糖的手略微带着颤抖，她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今天是她的生日？自从母亲去世了之后，她便再也没有过过生日，久而久之就连自己也都忘记了，更何况这几年与顾泽恺结婚后他更是不曾关心过自己的事情，生日这种事情反倒成为最不重要的东西了。

“往年你都不让我们帮你操办，可是今年意义不同，恐怕这是我和惜之能够为你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叶以宁开口，张开双手将一脸惊讶的糖糖搂入到怀中。林盛夏不明所以地抬起头来看向出声的叶以宁，什么叫做最后一个生日？

安静地坐了下来，林盛夏的眼眶有些酸涩，恐怕在这世界上唯一还能够记住自己生日的就只剩下了她们两个人。就连今日听到电话那头苏暖说今天她生日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想起来。林盛夏幽幽地抬起头来看向慕惜之那张憔悴的小脸，不过才短短几日的工夫，她的眼角竟然已经开始泛起了细纹。

“以宁决定同沈晟勋离婚离开T市，而我……也做了同样要离开的决定。”慕惜之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却令林盛夏心头蓦地遭到重击，她怎么都没有想到……一天之内，她竟然会同时要面临两个好友相继要离开自己的局面！就算是林盛夏再怎么冷静，此时脸上也难免会露出难过的表情来。

“你们走了，我该怎么办？”林盛夏伸出手抓着两人的手，她们三个人的情路多舛，可平日里相依相伴惯了，现在两个人突然要离开，她怎么可能不伤心？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更何况我们只是离开T市而已，现在通讯工具那么发达，怕什么？”慕惜之也红了眼眶，片刻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糖糖舞动着短小的手指帮她擦着眼泪，见到孩子，慕惜之哭得更凶！

叶以宁正想要开口，眼神却落在了门口不远处，唇瓣张合了好久却什么话都说不出。

出，背对着门口的林盛夏自然是看不见的，而坐在叶以宁身旁的糖糖却顺着她的视线搜寻到了什么！“爸爸！我们在这里！”糖糖兴奋地挥舞着两只细白的小手，眼神里透着莹亮的喜悦。

林盛夏自糖糖一开口的时候脸色便瞬间凝重了起来，回想起之前的那通电话，她的脸色不可能好看到哪里去，原本和谐的气氛也随之凝重起来，不过，她还是站起身来缓缓转过身去看着被糖糖叫做爸爸的那个男人。

身着特质款定制的深色西装外套的顾泽恺显得额外高大，健美的身躯旁此时还依偎着一个柔软的女性，苏暖纤细的手臂挽着顾泽恺的手，盈盈而立在晕黄的灯光里，眉目里面流转着柔情看向身侧的男人，好一幅男俊女俏的画面，只可惜这个男人是一个有妇之夫！这就是顾泽恺的有事先出去一下？林盛夏无比庆幸没有将接糖糖放学的事情交给顾泽恺去做，身处温柔乡恐怕那个男人早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为父亲的身份！苏暖自然也是看见了林盛夏的，只见她嘴角还带着腼腆的笑容，漂亮的眸子里却凭空多出一丝骄傲来，仿佛是在向林盛夏示威似的，嫣红的唇微微地勾起一条弧线，即便是糖糖向着这边挥动着小手，依旧没有放开挽着顾泽恺的手臂。

“盛夏，没想到你竟然也在这里，咦？怎么有个蛋糕？”苏暖的声音甜得似乎可以渗出蜜来，林盛夏却只是冷静地望着对方，一言不发。

顾泽恺从听到糖糖的声音时便发现了林盛夏所在的位置，深黑的眼瞳内在短暂地划过复杂的神色之后恢复了正常，看了看桌上的蛋糕，又看了看林盛夏，她的脸色一如既往的冷静，甚至看不出有一丝愠色，难道她真的不想要问自己什么吗？

“阿姨？你怎么在这里？你和我爸爸认识吗？你为什么要挽着我爸爸的手？”糖糖的声音脆甜着，用不解的口吻开口。

苏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挽着顾泽恺的手臂也略有些僵硬。

“以宁，这年头狐狸出门都不带尾巴，还真是千年修行的狐狸精！”突然，慕惜之的声音插了进来，只见她慢悠悠地开口，随意地挑了挑面前的水果拼盘，将剥好皮的葡萄递到了叶以宁的唇边。

慕惜之的开口令林盛夏与叶以宁均是一惊，她是她们三个人当中性子最柔弱的，能够讲出刚才那番话来看似已经到了极限。

苏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她怎么都没有想到林盛夏竟然会暗暗指使自己的朋友给她难看，抑制着要让顾泽恺帮自己出头的想法，她眼眶里含着泪默默地低下了头。

“糖糖，你认识她？”林盛夏却连看都不再看那两人，只觉得心头从下午拿到手机开始便压抑的情绪在此时几乎有抑制不住的冲动。可女儿还在这里，她不能够当着女儿的



面让她看到自己与她父亲争执的模样。

“嗯！上次我在游乐场走丢了，就是苏皓轩的妈妈带我去的麦当劳，还给我点了好吃的麦旋风！”糖糖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明亮着点了点头，只是这孩子的话一出，不仅仅是林盛夏的脸色变了，就连顾泽恺的脸色也瞬间阴沉了起来，原来在游乐场的那次自己真的没有看错，那抹身影竟就是苏暖，而她当时甚至还见到过糖糖！

缓缓从苏暖的手腕里抽回自己的手臂，顾泽恺英俊的面容线条锋锐，眼神渐渐变得冷冽起来，这令苏暖的心里变得异常的惶恐，不论如何她都要破坏掉顾泽恺与林盛夏的婚姻，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争一口气，也是为了完成元牧阳给自己的任务！

“原来苏小姐早就见到过我女儿了！”林盛夏这话说得语调很低，明显得已经可以听出来不悦，她略显锋锐的眸子滑落苏暖的脸，认认真真将她看了一遍，随后微敛起长睫，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那时还不知道糖糖是你们的女儿，我看她孤孤单单的可怜又是轩轩认识的，所以才将她接到麦当劳，难道这样有错吗？还是盛夏你认为我就是故意的？”苏暖有些着急地解释着，她很明显地能够感觉出来糖糖对顾泽恺的意义不一般，而在接收到林盛夏面前坐着的两个女人不善的眼光时，心里一凛。

顾泽恺却突然有了动作，他锃亮的皮鞋踩在透亮的大理石地板上的声音清晰可辨，骨骼脉络分明的大掌落在林盛夏的肩头上，瞬间感觉到手心下的皮肤一阵僵硬。

“生日快乐。”顾泽恺低沉的嗓音宛如磐石，重重地落在林盛夏的心头。她缓慢地抬起头，看了看顾泽恺又看了看苏暖，快乐？有什么快乐的？更何况在听到了唐淮南的那番话之后，林盛夏的心头又有多么的沉重，眼前的这个男人又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泽恺，早知道今天是盛夏的生日，我就不应该叫你出来陪我过生日了，都是我耽误了你们夫妻！”苏暖怎么都没想到今天这么巧也是林盛夏的生日，手心里暗暗地捏了把劲，脸上的表情更是无辜，难怪今天元牧阳无论如何都要自己缠住泽恺，只是他对林盛夏的心思，会不会太重了？

“知道耽误了人家夫妻，还站在这里？我看你也没多少悔意！”慕惜之再度开口，声音已经很明显地尖锐了起来，她略显苍白的脸上带着一种令人看不懂的厌恶，饶是苏暖这样的女人也是被看得心头一颤。“长得再怎么好看，也就是个小三而已，破坏别人家的感情还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盛夏，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惜之姨姨，小三是什么东西？”糖糖只有五岁，对有些事情还迷迷糊糊的，那双干净明亮的眼神缓缓划过了每一个人的脸。

林盛夏的心头一颤，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慕惜之在听到糖糖的话语之后蓦然清醒过来，刚才自己怎么就在孩子面前失态了？

“我们走吧，胃口都倒尽了，只是可惜了你们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

林盛夏如是说着，站起身来向着糖糖的方向伸出了手，看也没看顾泽恺一眼转身就要离开咖啡店。只是在经过苏暖身旁时停下了脚步，侧过头去看着苏暖那张经过精心描画的脸庞，眼神里平静冷冽，像是刀子般的几乎要生生地割开苏暖的皮肉。“今天下午你打给顾泽恺的电话是我接的。”随后牵着糖糖，径直向咖啡店的门外走去。

林盛夏与两个朋友挥手告别，脸上的表情泛着些许的疲惫，糖糖乖巧地坐在副驾驶座上，酣然入睡。

将车缓缓驶进别墅区的雕花大门，却意外地在门口见到一抹颀长的身影，她的车速放慢了下来，打开车窗看着不知何故站在自家门外的男人，冷静姣美的小脸上没什么表情，却在用眼神质询着对方。

“你先将孩子送进去，我有些事找你！”元牧阳的视线落在远处，修长的手指间还夹着烟，白雾缭绕地围绕在他的身边，将那张俊美的五官给包围着，林盛夏说不出自己见到这一幕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回想起上次住院时的情景，最后拒绝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

“好，那你等我一下！”

林盛夏将车驶进车库内，又抱着糖糖回到了她的房间内，帮熟睡的女儿换了睡衣，脸上的表情温柔放松，或许她也只有面对着女儿的时候才能表现出这样的状态来。随后，她便缓步走出了别墅，夜凉如水，林盛夏的身上再出来时多了件红色的披肩。

“到底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特意跑来找我？”林盛夏的肌肤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雪白极了，就连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都是淡淡的，宛如月光精华都凝结在她的身上般。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跟我去那里取一下。”元牧阳的烟抽完了，此时看起来整体又是清清爽爽的，只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整张脸略显阴沉。

林盛夏没有说话，只是拧紧了眉心，她就这样站在原地看着元牧阳的侧脸：“你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而我为什么要去你那里取？元牧阳，你不觉得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这么亲近吗？”林盛夏的声音淡淡的，甚至可以说是疏离，敛下眸子，将所有的情绪都藏匿起来。

“林盛夏，难道你从来都不好奇，这么多女人里我独独对你另眼相看的原因是什么吗？”元牧阳再度开口，就连声音都带了些许的玩味。

他真的很能找准问题的重心，林盛夏的确好奇过，不论是五年前还是五年后，元牧阳似乎都在她身旁犹如幽灵般的存在，她甚至有一种错觉，不论自己走到哪里，这个男人都能够有把握掌控到第一手的资料，并且第一时间出现！



“跟我来，我就告诉你。”元牧阳转身向着黑暗里走去，林盛夏望着他的背影，最终还是跟随在他的身后。

她谨慎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算是出现什么意外她也可以有往回跑的机会，却不知道这点小心思早就已经被元牧阳给看透，她薄薄的唇角微微勾起，就算是在这样的时刻，她还是不忘警惕别人，可为何偏偏在顾泽恺的面前……林盛夏却可以放下所有的防备？这样想着元牧阳的脸色有些阴沉了起来，皎洁的月光倾照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却丝毫消弭不掉任何的……任何的阴霾。

元牧阳打开门，林盛夏迟疑了下终究还是进去了，整栋别墅只在玄关处摆放了一双室内拖鞋，看了下自己脚上的高跟鞋，她站在玄关处没有再往里面进。

“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好了。”

“生日快乐。”元牧阳伸出修长的手指像没有看到她的脚上还穿着高跟鞋似的，将她带到客厅里面。

林盛夏整个身子顿在原处，满满一个客厅里面堆满了包装好的礼品，元牧阳，是今天第二个对自己说生日快乐的男人。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每样都挑了一件让他们给包了起来，不然我就直接拿过去给你了，实在是太多了。”元牧阳站在一屋子的礼物包装内，幽深的眼神就这样毫不遮掩地看着林盛夏，有些不太好意思地笑了，修长的指尖抚上薄削的唇，黑眸中亮色一闪而逝。

林盛夏站在原地，身上还披着红色的披肩，乌黑的发自然地垂落在身后，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楚是在想些什么。她就这样看着满屋子堆积起来的礼品包装，或许是因为太多了，有些还从上面掉落下来滚到她的脚旁，如果不是特意在中间留出一条让人行走的路，只怕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林盛夏浅浅的声音带着细微的波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里不会震撼。在自己记忆里，元牧阳本应该是如同刀锋般的清冽，可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他甚至可以说是腼腆地笑着，犹如大男孩般的纯真，这还是她印象当中的那个男人吗？

“你的事，我都知道。”元牧阳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后的礼物堆到茶几上，用着期待的眼神凝视着她，似乎希望她可以当着自己的面拆开。

林盛夏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眼神随着满屋子的礼物游走着，纤长的睫毛轻轻地颤动着如同蝶翼般。

“元牧阳，我已经结婚了，你不必如此。”

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林盛夏浅浅开口，她不是少不更事的少女，元牧阳的举动实